

SHORT STORIES

Selected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 深度点评 • 中国最好年选

2017^年

短篇小说选粹

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人生无数个暗淡的时刻得到了尊重和正视，那些生活不如意的或者精神困顿、孤独空虚、未老先衰的人们齐聚在这里，讲述他们心灵的苦、庸常的累。于是有了那些瞬间，被凝视、被关注、被倾听的瞬间，这是属于小说的时刻，阅读者有了无数以他人的处境理解世界的机会。

林震

主编

北岳中国文学年选 《名作欣赏》杂志鼎力推荐
权威遴选 深度点评 中国最好年选

2 0 1 7^年

短篇小说选粹

林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年短篇小说选粹 / 林霆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78-5555-6

I. ①2…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744号

书名:
2017年短篇小说选粹

主编: 林 霆
策划: 续小强 王朝军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0351-5628691(产品开发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4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55-6

定 价 49.8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序—小说永恒了那些黯淡的时刻

/ 林震

今年的短篇小说，要从叶兆言先生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说起。因为，透过这篇小说，可以让人理解小说的应有之义。无论是故事还是讲故事的方法，这篇小说都显得稀松平常，稍不注意，它就会擦肩而过。故事，几乎说不上是故事，主人公陆少林这大半辈子，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耀眼的事迹：两次高考落第，做过服务员、看门人，下岗后还制作过砚台，但都没能干得长久；虽然谈过一次恋爱，却因为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最终也没有结婚。他一生中唯一有点独特的地方，就是父亲并不是亲生的。这件事，似乎成了他区别于普通人最显著的特征。于是，陆少林长久地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不断地和“我”讲述养父的事情，也诉说着找寻生父的愿望与努力。当然，寻父最后也没有任何结果。

这样的故事算是“故事”吗？如果算是故事，那么几乎可以说，这“故事”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平淡无奇的陆少林又是否具有作为小说人物的资格？这难道不是一篇味道寡淡的小说吗？

然而，一个词语照亮了这个人物。那就是“小说”。普普通通的陆少林居然想把父亲写进小说，虽然最终也没有写成。结尾处，陆少林想象着一个虚拟的场景，不管什么原因吧，他死了，生父找到了“我”，俯首侧耳听“我”讲述儿子陆少林的事情，听得老泪纵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于是做了这样的质问：“不明白陆少林为什么要在这虚拟场景中，让我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那些故人故事，临了还要让我来为他叙说。”小说写到这里，真相才露出端倪。原来，这是一个被动讲述的故事，“我”

已经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这位渴望“被讲述”的人的故事，讲完了。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要讲的，是陆少林要讲的，“我”已经帮助陆少林达成了他的心愿。在这个无为状态的叙事者的引领下，我们和陆少林慢慢走近，而且有了怜悯和共通。他的平庸与不甘平庸，变得可以理解，这难道不是很多普通人的隐秘心愿吗？平庸，并不能遏制他们或者我们想要成为传奇的愿望，陆少林以及和他一样的人们，像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一般，不曾闪亮，却渴望发光。

正是小说，照亮了那些没有光彩的人生，将生命中的暗淡时刻变为永恒。而普通人无法书写自己，这是小说家的志业。因此，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陆少林不是小说家，他不写小说。”

这样的事情就是要交给小说家来完成。

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人生无数个暗淡的时刻得到了尊重和正视，那些生活不如意的或者精神困顿、孤独空虚、未老先衰的人们齐聚在这里，讲述他们心灵的苦、庸常的累。于是有了那些瞬间，被凝视、被关注、被倾听的瞬间。这是属于小说的时刻，阅读者有了无数以他人的处境理解世界的机会。

看，那些孤独的人！

这里有一个孤独的人群。以任晓雯《别亦难》、张翎《都市猫语》为代表的现实之苦，和以斯继东《逆位》为代表的精神之苦，都指向着人的孤独。这些年轻的、衰老的、富有的、贫穷的、尊贵的、低贱的，都是世间可怜的人。

《别亦难》中那粗糙匮乏的物质生活生养出贫瘠冷漠的亲情，类似《金锁记》般的黑暗人性让人阵阵发凉。但害人者亦是受害者，夫妻之间的折磨是双向作用的，没有谁在这场家庭内部的厮杀中获得幸福。于是，妻子仅有的一点爱意与温情都寄托在一只捡来的猫身上。猫是理想的女儿，猫是来世的爱人，猫也见证着她的歹毒背后的孤独。作者任晓雯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着力于家庭中的伦理和人性之暗，力透纸背、独树一帜。同样以“猫”作为重要象征物的小说是《都市猫语》。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和卖淫女之间抱团取暖的故事，城市的褶皱中满是这微尘般的贱民，他们的苦楚和孤单无处告白，只有灵魂挣扎在肮脏与洁净、疏离与亲密间。此外，迟子建的《最短的白日》、周洁茹的《来回》、艾玛的《白耳夜鹭》都是关注人在俗世处境中种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哪怕

是看上去很美的生活，也有着无尽的悲凉。

小说将那些不堪的人生定格为文字，暗淡的时刻在讲述中获得意义。

还有一批表现存在之孤独的小说，是今年短篇小说的一大亮点。那些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的人群，他们精神之孤绝痛苦，甚至达到找不到出路、无法获得拯救的极端境地。这个选本中集结了斯继东《逆位》、弋舟《但求杯水》、双雪涛《宽吻》、胡迁《大象席地而坐》、邓一光《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这样的优秀之作。集中出现一批表现人存在之孤独本质的小说，可以看作是2017年的一大文学现象。这既可能是小说照现实的原样，记录了已经发生的世界的改变，以及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的人的存在，也可能是小说对于某种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预言。

先来看《逆位》。这是一篇残酷青春主题的小说。小说虽然写的是青春，以及与青春结伴而行的性和暴力，但是整个叙事口吻是可以接受一切的暮气沉沉。一个不入流大学的学生，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没有理想没有前途，虽然身边不乏女友、哥们、父母、同学，但其实彼此之间都没有真正的情感。在这粗鄙的环境中，感情确是一件稀缺的奢侈品。这就是中国小镇青年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在无法求助的生活环境中，他们也失去了精神的寄托之所。同样的孤独也出现在婚姻生活中。《但求杯水》中的夫妻关系冷漠隔膜到了极点。妻子在婚姻外找寻情感的寄托，而丈夫由于忽视，对妻子的出轨毫无觉察。水作为感情的象征物，原本是婚姻中的必需品，现在却也一杯难求。“但求杯水”的愿望，卑微得不可思议，也昂贵得不可思议。《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中的女主人公，更是在愿望清单上，写下了永远不和家人以及一切亲戚见面，哪怕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与此同时，她把自己的宠物狗和宠物猫当作亲人，作为离开这个世界时最想带走的东西，写在了愿望清单上。她和数不清的优秀男性交往过，却至今没有丈夫，没有男友，同时把卵子储存在医院里，作为给自己未来的一个交代。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孤独已经成为时代噩梦，紧紧缠绕着那些失却精神依托的个人。

在这批书写存在之孤独的小说中，《宽吻》和《大象席地而坐》是两篇非常值得注意的小说。像是某种寓言，小说将人精神的孤独进行象征化的书写，提炼出似乎具有普遍性的“烦闷”情绪。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是离异的大学教师，一位是自由编剧，这两个无衣食之忧的人，却都陷入了生活无意义所带来的烦闷中。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小说都将很有重量的动物作为“意义”的象征物。《宽吻》中的那条宽吻海豚，成为孤

独的个人所能依傍的唯一慰藉，当主人公跳入水中与海豚紧紧相依、不愿分离的时候，小说的孤独感变得清晰无比，格外醒目。而《大象席地而坐》中的那头大象，则是主人公在无比虚无中，随意挑选的一个目标——他要去亲眼看一看，那头大象为什么是坐着的。当他最终翻进围栏，看清了断腿的大象时，沉重的象腿也踏上了他的胸膛。最后，小说结束在令人窒息的时刻。弥漫在小说中的飘渺与虚无之气，因主人公无法获得他救或自救，而变得无比沉重。在这里，生命的价值在摇动，世界变得恍惚。事实上，在小说结尾处，作者在设想死亡的方式，一种被动自杀的方式。当本选本定稿时，同时传来了作者胡迁自杀的消息。小说竟以这样悲伤的方式，记录了他最后的、绝望的时刻。

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拥有不同的故事，故事使他们区分开来。他们中有道德上的越轨者，有毒妇之心的坏女人，也有杀人嫌疑犯和堕落的娼妓，作为不同的个体，他们拥有迥异的、悲欣交集的命运。然而，当小说探询到人的存在是多么孤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那孤零零的“一群人”。这样，小说让命运不同的个体重新聚合起来。小说也因为对存在的发现，而超越了故事。

俗世人间欢喜与齟齬

当然，今年也有小说沉潜在生活的肌理中，体味俗世的欢喜或讲述生活中的齟齬。前者有马原《小心踩到蛇》和万玛才旦《气球》，后者有王瑞芸《中国七日》和裘山山《调整呼吸》。

《小心踩到蛇》的写法让人重温了先锋小说的“虚构性”。小说所写到的云南山寨生活，让人立刻联想到作者马原近年来隐居云南的真实经历，如给孩子找学校、布置新家、搭建孔雀园、妻子养鸡，这不就是现实中马原的生活吗？再加上叙事人称是“我”，感觉读这篇小说简直就是在读纪实散文。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发现马原又开了一个“虚构”的玩笑。小说写到妻子去对面山寨去观赏花海的半路中，遇到了蛇。在她进退两难的时候，“我”却并没有告诉她，她想看的花海已经凋谢，而是在电话中虚构了山上的石壁，让妻子和同伴做出了中途返回的决定。原来，马原不再虚构小说，而是在现实中玩起了虚构。这样的虚构，只为妻子能安全返回，而又不会有太大的失望。“我”和妻子两人性情、爱好皆不相同，但他们彼此惦念、互相迁就，情意绵绵。小说写得极富耐心，用日常小事丝丝入扣地编织出一幅诗意栖居的图景，这里有烟火气，却

没有功利心；同样带着俗世的暖意的小说是《气球》。这篇小说没有异域的猎奇视角，而是聚焦于藏民们的日常生活，描写了进入现代社会后的藏地牧民，当他们的传统宗教生活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渗入后，所呈现出的矛盾、温情和喜乐。

这两篇小说当属一类，写得平淡却满心欢喜，这是属于人世间的欢乐和经验。与此不同的是，也有小说对生活的庸俗、人的恶念给予关注。《中国七日》写了一个生活中并不陌生的故事，中国女孩子横刀夺爱，把已婚外籍男人据为己有，目的却是为了获得一纸绿卡；《调整呼吸》则写了一位老人的意外死亡，由此牵扯出人与人之间巨大的沟通障碍，对当下众生相的描摹非常有代表性。同时，也将退休女性无所事事的庸常生活，揭开了一角。

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小说的在场。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小说书写人的精神存在，那么这一类小说，介入的则是日常的俗世生活，它紧紧贴着事件来写，关注的却是事件背后的人的生活状态、境界和价值观。作为存在的发现者，小说家们不断测量着生活的温度，体味日常生活背后的欢喜与龃龉，并拿出有态度的文本来还原生活、质问人性，于是，小说再次在黯淡之处照亮世界。

讲述历史的几种方式

在今年的历史书写中，莫言新作《故乡人事》，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三篇，堪称惊艳。在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感情中，莫言早已理清了自己对乡村的态度——他是以一个“返乡人”的身份，“热眼近观”这个曾经熟悉的世界，无论是看待乡亲们的贫、富、贵、贱，还是善、恶、憨、奸，他都带着外乡人所没有的亲切和体恤，同时，又透着乡人所缺乏的现代人的理性和清醒。他描写那些生长于乡间的自由自在、百态丛生的人性，和由此诞生出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民间道德；他在小说中不断渲染乡土社会的野性、实用性和身体性，这正是民间话语与主流的国家话语、知识分子话语背道而驰的分野之处。《故乡人事》虽然是一组短篇小说，但却通过故事中隐含的众多感性、复合的信息，考量了乡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权力关系、舆论环境、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在“返乡人”的目光中，有欢乐、绝望和疼痛在彼此交织着，它们奇迹般地相逢在古老的乡土中国。事实上，在莫言对故乡百感交集的情感背后，始终是他“作为”老百姓去写作的立场。他深深地了解乡亲们的性情、思维方式和道德伦理观念，这样的

写作立场，提供了一个理解乡土社会的最佳角度。

书写历史的另一种方式是儿童视角。郭平《在故乡》写的是儿童视角中的“文革”。这种视角并不少见，因为让最年幼无知的叙事者，来叙述“文革”中的人事，会制造出一种特别残酷的艺术效果。孩子既是成人世界的旁观者，也是模仿者和受害者，而当他们所受的迫害是处于不自知、不自觉状态的时候，政治加害就会显得异常残暴。小说共写了六个故事，其中“代表人民结果你的狗命”写一群孩子模仿当时的电影，玩讯问俘虏的游戏。但玩着玩着，味道开始变了，游戏变成了真实的报复。扇耳光、用火烫，就是男孩子为了一个女孩子吃醋而做出的残忍行为。成人世界的暴力法则，已经对孩子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李云雷《草莓的滋味》对历史人事的书写最为美好、质朴，青春期的爱情和友情正如题目所喻，散发着草莓般淡淡的清香。这就是一代人心目中有关80年代的清纯记忆。

无论是莫言式的在历史中还原乡土社会的原生样貌，还是郭平式的在历史中探寻人性恶的深度，此类小说所致力于的世界，不再是从个人的血肉故事中剥离下来的那个部分，而是将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那个存在。多年以后，即便所有的史料都灰飞烟灭，这样的小说还是可以复原那个时代文明的深渊。

综上所述，2017年短篇小说的成就在于，发现了故事中存在的真相。于是，那些暗淡的、悲伤的时刻，不仅仅被记录、被讲述，而是成为时间中的永恒。这不仅是指小说让人的故事免于被遗忘，更是指小说让事物重新诞生了一次，在科技、政治、历史等庞然大物的压力下，小说让人作为人而存在，让事物作为物而存在。小说让人的存在免于被淹没的命运。

目 录

001	小心踩到蛇	马 原
015	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	邓一光
036	中国七日	王瑞芸
054	逆位	斯继东
066	气球	万玛才旦
094	来回	周洁茹
109	但求杯水	弋 舟
127	白耳夜鹭	艾 玛
148	在故乡	郭 平
169	调整呼吸	裘山山
189	最短的白日	迟子建
203	滞留于屋檐的雨滴	叶兆言
213	草莓的滋味	李云雷
229	大象席地而坐	胡 迁
240	别亦难	任晓雯

251 宽吻

双雪涛

267 都市猫语

张 翎

296 故乡人事

莫 言

小心踩到蛇

/马原

1. 花千骨

前些日子，女人从三楼的窗口发现，对面寨子的右下方出现了一片淡黄色。她把这个发现告诉我，我那会儿躺在卧室的床上翻书，我听到了她的话，但是那跟没听到也没什么两样。起床洗漱接着下了楼，没有在当时想起去看一眼那片淡黄色。

那几天在忙小儿子的上学事宜。山下城里的新房是专为孩子上学准备的，开学在即，许许多多杂事琐事都要落实。已经网购的套床和一体书桌要取货，要安装；要把新做的大床换到主卧，把原来的床移到新房里；为客厅定制的那套藤器到了，马上要送货；要到网络公司办手续接通网络；要去苏宁电器把几件小厨电拉回来；要联系开摩托店的老乡海山，请他帮忙装窗帘；要添一辆方便送孩子的电动车；后定的餐桌餐椅也来了，照样要去取货安装……弄一个新家好烦啊。新问题层出不穷，住进来你会觉得缺这少那，你得不停地往返于沃尔玛家乐福大润发。

每天忙虽忙，女人还是很开心：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即将进入学堂的儿子，为了儿子，怎么忙怎么累，做妈妈的都没怨言。

十几天下来，女人旧话重提，问我是不是记得上次说过的对面寨子右下方的淡黄色。我还有印象。女人说城里人最近都在谈花千骨。我恍惚知

道，《花千骨》是前不久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女人说不是，电视剧不叫花千骨，花千骨是剧里的一个人物。我不懂城里人谈她做什么。不是谈她，谈的是对面那片淡黄色，那里是一片花，好大的一片花。一片花有什么好谈的，这个世界每天都有莫名其妙的新话题，今天的人就是吃饱了撑的。

我搞错了。那是一片花海，是一个公司的创意产业，如今成了景洪城最火爆的周末景点。女人说那片浅黄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浓了，变成了一片金红色。说每天许多人去参观，大多是城里来的。说那里收门票，五十元一张，说南糯山上的人免费。

我们聊这话的时候在一楼客厅，即使浅黄色变成金红色，还是没能勾起我专门跑一趟三楼去看一眼的兴致。

我说你可以约人去看哪，不看白不看，看了等于赚了五十元。她要拉我一起去，说你不等于见到地上有五十元也不捡。我不捡是因为我有腰伤，我怕为了五十元再把腰伤了。女人有点小沮丧，你不去，我约萍姐一起去。萍姐一定爱去，萍姐巴不得每天多走上几千米，萍姐是寨子里的徒步大王。我看得出女人的扫兴，心里不免有几分歉然。不行，你不能去找萍姐，你只能跟老公一起去。女人喜出望外，说话算话哟。

说去只是一句话，但是我们都去一趟需要时间，到对面寨子的那段山路有三四公里。因为是山路，所以比较难走，单程将近一小时，往返就是两三个小时。对于正在杂事琐事忙碌中的我们这个家庭，那是一个比较大块的时间。这一段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虽然说好了要去，还是没能及时成行。

昆明的范老师来玩。家里来了客人，女主人通常会很忙很累，因为家务增加了。女人不单要操持家务，还要顾及城里刚上学的儿子。但是这个范老师的到来没有成为女人的负担，反倒成了她的帮手。范老师退休了，独生女儿也工作了，她心里给自己放了长假。她喜欢南糯山，人也勤快，做得一手好吃的饭菜，她和她成了好朋友。

现在女人的心情很放松，每天露出笑靥的次数也多了。我喜欢女人笑，希望女人时时会开心，她开心我也开心。

我们家里总有朋友来，有长住的，也有的小住。几年下来已经远远超过一百拨客人。客人之为客人，大都保留着做客的姿态。通常男的吃的来

了吃，喝的来了喝，然后聊天海阔天空。女的有时会主动帮把手，有的会下厨，也有的会洗碗扫地。山上的景观好，温度也好，客人总会长时间喝茶观景聊天，没有谁会像女主人那样一直忙个不停。可是这个范老师跟别的客人不一样。

两个女人一聊，范老师原来刚好和女人的妈妈同龄，两人都觉得有趣，也都觉得可以算是另外一种缘分。于是女人勾起了要去花千骨看花的念头，约范老师同行。范老师喜欢山上的生活，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当然一拍即合。她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刚好也在一边，于是心里多了一份轻松。毕竟答应女人的承诺一直没兑现，心里总像有个小包袱，这下包袱放下了。

2. 孔雀园

我前些日子突发奇想，打算养几只孔雀。同寨的李医生养了三对，晚来的萍姐也养了一对。萍姐的那一对养在一个很小的笼里，但是孔雀已经成年了，萍姐他们打算为孔雀造一个新笼，比原来的面积大一倍，高度也加一倍，相当于空间增加了三倍。新孔雀笼在拟议中，尚未动手。

我从心里思忖，尽管他们的计划已经比原来改善很多了，但还是觉得有点小，还是一种笼养的感觉。毕竟孔雀的尾羽那么长，自然需要的空间也大。我忽然觉得养孔雀是个很开心的事情，孔雀那么漂亮那么养眼，我为什么不尝试着养几只孔雀呢？

而且我有地方，主宅门前的那一片很开阔。我原来一直没舍得多种树，我是怕太多的树荫把空间都占掉了。那片空地至少有百来个平方，上面只有三年前入住种下的对称的两株大花紫薇。两棵树都比先前粗了高了，但是树冠却都不大，直径都不足两米。

萍姐规划中的新笼占地七八个平方，高度差不多两米，算是个大笼了。我可以建个占地上百平方，高度超过三米的，我建的不是孔雀笼，应该是一个孔雀园。

说干就干，我有储备充足的大竹，我决定以大竹做骨架。家里有狗，我要防备狗脱缰的时候冲进孔雀园，就决定用一米三高的竹木篱笆先围成院子。竹篱笆之上用喷塑的铁网围成空中栅栏，孔雀是真正的鸟，有毫不

含糊的飞翔能力，所以头顶上必得有一道屏障，把它们与自由的天空隔开。我考虑铁网也许会伤到它们的羽毛，所以选用黑色的化纤软网。

这里有漫长的雨季，降水量之大超乎我的想象。避雨房也是孔雀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糯山上的气温极好，年温差很小，所以没有保暖取暖的问题，只要建一个足够大的遮雨棚即可。家里还有做户外车棚剩下的防晒防雨布，有十几个平方那么大。我在大竹支架上吊几根绳子下来，将防雨布做成中间高四角低的棚子。孔雀房完成了。最后的工程是地面，鸟类睡觉时都喜欢抓住什么东西，一根树枝或者一根竹枝，我为它们在棚下做了两排结结实实的竹竿站位。

工程不大，是傣族好朋友岩峰和他儿子胖子两个人做的。做孔雀园的这片空地的背后是一个陡峭的斜坡，斜坡下面是家里的大门，是上山的乡路。好在斜坡上满是古老的竹林，稠密而且繁盛，所以尽管陡峭，却因为有植被作屏障，我们不但没觉得险峻是一种危险，反倒觉得心里很踏实，像有靠山似的。

主宅的房场原来被种上十几排茶树，建房时推了。还把积土往下推了一些，下推的部分原来也是竹林。所以先前留下的竹根在平台与坡的交汇处滋生出密集如灌木般的细竹丛。在清理砍伐细竹丛时，胖子发现一条约两尺长有拇指粗细的青蛇。傣族的习惯，见到蛇要弄死，放蛇跑掉不吉利，他手里有柴刀。他怕我们忌讳，将死蛇远远地抛下山谷。当时我不在场。岩峰告诉胖子，说老师他们不喜欢杀蛇，说老师见了蛇要放它走。

从备料到施工用了四整天，孔雀园竣工了。

从两个朋友处分别获取了买孔雀的信息，也与有孔雀种源的森林公园养殖场取得了确认，有空去森林公园买来就是。

3. 蛇的阴影

女人在自己的家务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种菜，最不喜欢做的事情是扫地。其实种菜远比扫地累，不单挖地松土除草，许多事情都需要弯腰。我的腰不好，女人的腰也不好。所有累腰的劳作都是我要尽量避免的。我对她着迷于菜地很不理解。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我是城里长大的，我见不得地面脏。她是乡下孩

子，家里的地面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是水泥的还是土的，所以地面有什么东西对她来说再自然不过。她不止不喜欢扫家里的地面，也包括院子里，包括家里超过一百几十米长的路面。久而久之，看不得地面脏的我只能自己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扫地。

家里种菜肯定少不得黄瓜豆角南瓜这些。本地还有些家家必种的瓜类，丝瓜佛手瓜这些。你们知道但凡瓜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有藤有蔓。藤蔓类的植物总会让女人紧张，按她的说法，藤蔓让她联想到蛇，她总觉得有蛇躲在其中。

我当过知青多年，知道乡下家家种菜，可是没听说谁家的黄瓜地豆角地南瓜地里发现过蛇。来这里也有几年了，也没听寨子里谁家被蛇咬伤过。我讲这个道理给女人听，那也没什么作用，女人就是怕蛇。她说她从小就怕。我得承认，女人对蛇比我要敏感得多。比如这几年里，她先后在卧室发现过两条小蛇，两次都吓得她大呼小叫。当然两次都是我下手，一次是抓住扔下山坡，一次是驱赶它跳下楼钻进草丛。

我们也极认真地探求蛇是怎么进房的。家里养鹅，鹅的防蛇作用尽人皆知，所以从未在房前屋后见过有蛇的踪迹。即使百密一疏，假设偶尔有蛇偷着溜进来，也绝不可能爬上那一段石板楼梯。升高达四米的楼梯冰冷光滑，任何蛇都会视为畏途。而且房子尽管有非常多的窗，但是所有底层的大窗都是封死的整块玻璃，不可以开关，也就杜绝了蛇进出的可能。卧室在三楼。

观察分析下来，最大的可能在屋顶。主宅卧室刚好与侧翼坡上的那一丛高大的甜竹相邻，竹枝竹梢经常会被风撩到房子的屋顶，有一两枝已经垂到了瓦片上。女人两次在卧室里发现的蛇都很细小，比筷子略长，比小手指略细。这种小蛇爬上树梢并借着树梢溜下屋顶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于是专门将几株与房子临近的大竹连根砍掉，不让任何一根竹枝靠近房子。

那以后房里果然没再闹过蛇。女人的心也踏实了许多。但是关于蛇的话题，一直是家里的一个阴影。家在大山上，而且是植被葱茏的茶山和原始森林，没蛇才怪。

4. 鸡的困扰

鸡和狗是人类古老生活最初的伙伴，三千年以前我们已经是鸡犬之声相闻了。女人还有一项劳作，就是喂鸡和狗。狗比较麻烦些，因为食量大吃得多，每天要喂两次，要做大号的电饭煲满锅的狗粮，还要有荤腥骨头连同菜汁。毕竟两条狗是家里的大功臣，看家护院壮胆，狗是家庭的一员，养狗的付出很值得。

养鸡就得质疑一下了。鸡下蛋，鸡蛋是家庭日常必不可少的食材，尤其是家养的山鸡蛋，是真正的好东西，女人说山上的鸡蛋要两块钱一个。还有就是客人来了，有现成的鸡可为美味。两大优势显而易见。但是问题同样不少。比如山上的鸡圈不住，再高的围栏它也会振翅越过。比如鸡每时每刻都在刨地啄食，有鸡的地方一派荒芜残破，花草都会被鸡摧残以至消灭。

女人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只鸡，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喜欢女人喂鸡时的那幅画面。女人端着食盆一边吆喝，山下山上的鸡群迅速向她蜂拥，齐聚在她身前身后，急切而热烈。那当真是一幅美图，可谓美不胜收。但是代价太过惨重，不但种过几次的草坪消失殆尽，不但有限的花枝被啄烂摧折，更让人无法忍受的一是菜地反复被祸害，二是房前屋后到处是鸡屎。养鸡这件事，女人看到的是得，一得遮百丑；我看到的是失，鸡已经让我忍无可忍。

孔雀还没到位，这就让女人有了突发奇想的机会，是否可以把鸡都圈到孔雀园里养？在此之前鸡群已经有了大幅度缩减。我们一家出国两个半月，虽然有朋友代喂，还是有许多鸡不见了。而且在我的持续抱怨之下，女人也处理掉一些，请人抓住卖掉一批，又经过几轮宰杀，现在的鸡群也不过三十只上下，暂时把它们归拢到孔雀园倒是问题不大。

我的担心在以后。我造孔雀园还是想请孔雀入园，有了三十多只又脏又讨厌的鸡相伴，高贵的孔雀怎么受得了？我跟女人讨论是否可以持续做减法，陆续把成鸡变成餐桌上的菜。我想的是既然有了全封闭的孔雀园，可以养几只山雉跟孔雀做伴。我曾经在农家见过羽毛极绚烂的公鸡，也养